



昆虫记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畅销不衰的科普巨著

著名翻译家陈筱卿倾心之作

不仅仅是科学，更似童话，以奇妙之语，讲述着一个个生命的奇迹

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教授权威推荐

昆虫记

[法] 法布尔——著
陈筱卿——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著 ; 陈筱卿译 . — 杭州 :
浙江教育出版社 , 2016.7
ISBN 978-7-5536-4436-3

I . ① 昆… II . ① 法… ② 陈… III . ① 昆虫学—青少年读物 IV . ①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8892 号

昆虫记

KUNCHONG JI

[法] 法布尔 著 陈筱卿 译

责任编辑 孔令宇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特邀策划 李彩萍 王 维
特邀编辑 温雅卿
营销支持 李 群 杨清方
美术编辑 韩 波
封面设计 张丽娜
责任校对 刘文芳
责任印务 时小娟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内文制作 百朗文化

出 版 浙江教育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邮编 310013
电话 (0571) 85170300 - 80928
邮箱 zjjy@zjcb.com 网址 www.zjeph.com
发 行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 59096394 邮箱 jiaoliu@booky.com.cn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成品尺寸 150mm × 210mm
印 张 14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6-4436-3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公司联系调换。

亲近名著 守望童年

每一部名著，尤其是其中的经典性作品，事实上都浓缩、隐含着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文化所形成的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心智成果，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某些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的智慧和方向。同时，经典又是经过人类阅读的随机拣选和时间长河的无情淘汰，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最终固定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文化坐标上的。

文学经典之所以享有这样的文学史地位，首先是因为，经典提供的是一种具有整体文学史意义的独特而绝对的高度，它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洞悉或表达了历史、社会、人生、人性的基本奥秘或本相，表达了对于这些奥秘或本相深刻的体认和独到的感悟；经典又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构筑成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美学神话，并向文学史释放着永不消失的艺术灵光。安徒生童话对于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有力揭示，卡洛尔童话对荒诞艺术的绝妙实践，林格伦童话对儿童解放在哲学上和美学上的重要贡献，都是文学史上突出而典型的例子。由于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所达到的高度是重要而独特的，因此，它们在一些特定的方面是无法被逾越的。

经典还提供了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判断尺度。经典代表着文学史上最卓越的艺术成就和经验，它虽然无法被轻松地逾越，但却往往成为人们普遍心仪和乐于效仿的榜样。更多的时候，经典所提供的高度则被人们用来打造成一把衡量高下、评说成败的艺术标尺。人们会用经典构成和显示的标尺来看一看，某部作品与经典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因此，对于经典的尊崇和信赖，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精神生活态度之一。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一大批影响过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精神发育和成长的经典名著。提起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人们常常会有一种重新打开童年心灵履历的难忘和激动。在他们的童年记忆中，甚至，在他们后来的阅读记忆中，这些作品都曾经那么深刻地参与并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建设，为他们的成长打下了宝贵的“精神的底子”（钱理群先生语）。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语文新课标基础必读丛书”收入了《伊索寓言》《海底两万里》《昆虫记》《名人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老人与海》《朝花夕拾》《繁星·春水》《边城：沈从文小说菁华》《城南旧事：林海音作品菁华》等十部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这些作品触及社会、人生、自然、命运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和命题，因而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我相信，让每一个孩子在他们的童年时代就亲近这样的作品，正是一项为当代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打底”的事业。

让我们一起来亲近和享受这样的作品，守望和珍惜童年的阅读。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4月12日于丽泽湖畔



译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法国，一位昆虫学家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出版了。全书共十卷，长达二三百万字。该书随即成为一本畅销书，其书名按照法文直译为《昆虫学回忆录》，但简单、通俗地称为《昆虫记》。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法国著名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称赞该书作者时说：“这个大学者像哲学家一样去思考，像艺术家一样去观察，像诗人一样去感受和表达。”罗曼·罗兰称赞道：“他观察之热情耐心，细致入微，令我钦佩，他的书堪称艺术杰作。我几年前就读过他的书，非常喜欢。”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夸奖说，他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家”。中国的周作人也说：“见到这位‘科学诗人’的著作，不禁引起旧事，羡慕有这样好的书看的别国少年，也希望中国有人来做这翻译编纂的事业。”鲁迅先生早在“五四”以前就提到过《昆虫记》这本书，想必他看的是日文版。当时法国和国际学术界称赞该书作者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始人”。总之，这是一本根据对昆虫的生活习性详尽、真实的观察而写成的不可多得的书。书中所记述的昆虫的习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真实可信，而且作者描述时文笔精练清晰。因而，该书被称为“昆虫的史诗”，作者也被赞誉为“昆虫的维吉尔”。

该书作者就是让-亨利·法布尔（1823—1915）。他出

身寒门，一生勤奋刻苦，锐意进取，自学成才，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先后获得业士、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但这种奋发上进并未得到法国教育界、科学界权威们的认可，以至法布尔虽一直梦想着能执大学的教鞭，但终未能遂愿，只好屈就中学的教职，以微薄的薪金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法布尔并未气馁，除兢兢业业地教好书之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对昆虫进行细心的观察和研究。他那股钻劲儿、韧劲儿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对昆虫的那份好奇、那份喜爱，非常人所能理解。他笔下那些小虫子，一个个栩栩如生，充满灵性，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十分可爱，就连一般人讨厌的食粪虫都让人觉得妙趣横生。

该书堪称鸿篇巨制，既可视作一部昆虫学的科普书籍，又可称之为描写昆虫的文学巨著，因而法布尔既被人称为大博物学家，又被称为大文学家。为此，在他晚年，也就是1910年，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该书于1879年到1907年间陆续出版，最后一版于1919年到1925年间出版。后来，便一再以选本的形式出版发行，取名为《昆虫的习性》《昆虫的生活》《昆虫的漫步》，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我这个译本译自前两种选本。选本虽无全集十卷本那么广泛全面，但萃取了其中的精华。我劝大家不妨拨冗一读这本老少咸宜的书，你一定会从中感觉出美妙、朴实和趣味。它既可以让你增加许多有关昆虫方面的知识，又可以让你从中了解到作者那种散文诗般语言的美妙。与此同时，你也会从字里行间看到作者的那股韧劲儿，那种孜孜不倦，那种求实精神，那种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就决不罢休的博物学家的感人至深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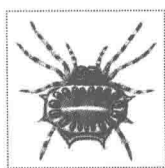
陈筱卿

2009年12月1日



目录 Contents

- 荒石园 /// 001
- 毛刺砂泥蜂 /// 011
- 隧蜂 /// 021
- 隧蜂门卫 /// 029
- 灰毛虫 /// 036
- 松毛虫 /// 043
- 舒氏西绪福斯蜣螂与蜣螂父亲的本能 /// 063
- 月形蜣螂与野牛宽胸蜣螂 /// 072
- 圣甲虫 /// 079
- 圣甲虫的梨形粪球 /// 090
- 圣甲虫的造型术 /// 099
- 西班牙蜣螂 /// 106
- 米诺多蒂菲 /// 114
- 南美潘帕斯草原的食粪虫 /// 123
- 粪金龟与公共卫生 /// 131
- 昆虫的装死行为 /// 137



Contents

- | | |
|------------------|-----------------|
| 昆虫的“自杀”行为 // 147 | 松树鳃角金龟 // 302 |
| 绿蝇 // 155 | 老象虫 // 307 |
| 麻蝇 // 165 | 蟹蛛 // 317 |
| 红蚂蚁 // 174 | 纳博讷狼蛛 // 323 |
| 蝉和蚂蚁的寓言 // 189 | 圆网蛛 // 337 |
| 蝉出地洞 // 201 | 迷宫蛛 // 353 |
| 螳螂捕食 // 209 | 克罗多蛛 // 360 |
| 灰蝗虫 // 216 | 天牛 // 368 |
| 绿蚱蜢 // 226 | 萤火虫 // 377 |
| 大孔雀蝶 // 231 | 昆虫与蘑菇 // 388 |
| 小阔条纹蝶 // 246 | 燕子与麻雀 // 397 |
| 象态橡栗象 // 256 | 意大利蟋蟀 // 404 |
| 豌豆象 // 268 | 田野地头的蟋蟀 // 408 |
| 菜豆象 // 283 | 朗格多克蝎的家庭 // 414 |
| 金步甲的婚俗 // 296 | 朗格多克蝎 // 427 |

荒石园



那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不算太大，是我的“钟情宝地”^①，一圈儿围墙把这块地跟公路上的熙来攘往、喧闹沸腾隔绝开来，虽说是偏僻荒芜的不毛之地，无人问津，又遭日头的暴晒，却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所喜爱的地方。因无人问津，我便可以在那里不受过往行人的打扰，一心一意地对砂泥蜂和石泥蜂等进行艰难的探索。这种探索难度极大，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完成。在那里我无须分心劳神东寻西觅，无须耗费时间慌忙地赶来赶去，我只消安排好自已的周密计划，细心地设置下陷阱，然后，每天不断地观察并记录所获得的结果。是的，一块“钟情宝地”，这就是我的夙愿，我的梦想，这就是我一直苦苦追求但每每难以实现的一个梦想。

一个每天都在为生计操劳的人，想要在旷野之中为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实属不易。我四十年如一日，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与贫困潦倒的生活苦斗着，终于，有一天，我的心愿得到了满足。这是我孜孜不倦、顽强奋斗的结果，其中的艰苦繁难我在此就不赘述了，反正，我的实验室算是有了，尽管它的条件并不十分理想，但是，有了它，我就必须拿出点儿时间来侍弄它。其实，我如同一个苦役犯，身上总戴着沉重的锁

^① “钟情宝地”，原文为拉丁文。



链，因而闲暇时间并不太多。但是，愿望实现了总是好事，只是稍嫌迟了一些，我可爱的小虫子们！我真害怕到了采摘梨桃瓜果之时，我的牙却啃不动它们了。是的，确实来得晚了点儿：当初广阔的旷野而今已变成了低矮的穹庐，令人窒息憋闷，而且还在日益变低变矮，变窄变小。对于往事，除了我已失去的东西以外，我并无丝毫的遗憾、任何的愧疚，甚至对我那已消逝的光阴也没有愧疚，而且我对一切都已不再抱有希望。我已遍尝世态炎凉，体味甚深，已心力交瘁，心灰意冷，我每每禁不住要问问自己，为了活命而吃尽苦头是否值得？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这样。

我放眼四周，触目皆为废墟，唯有一堵断墙屹立其间。这断墙残垣因为石灰砂泥浇筑，所以仍然兀立在废墟的中央。它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与热爱的真实写照。啊，我心灵手巧的膜翅目昆虫，我这份热爱能否让我有资格给你们的故事追加一些描述？我会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既然心存这份担忧，为何又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有一些朋友已经因此责备我了。啊，请你们去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因为懒惰和健忘才抛弃你们的，告诉他们我一直惦记着你们，告诉他们我始终深信节腹泥蜂的秘密洞穴中还有许多尚待我们去探索的有趣的秘密，告诉他们飞蝗泥蜂的猎食活动还会向我们提供许多有趣的故事。然而，我缺少时间，又是单枪匹马、孤立无援、无人理睬，何况，我在高谈阔论之前必须先考虑生计问题。我请你们就这么如实地告诉他们吧，他们会原谅我的。

还有一些人在指责我，说我用词欠妥，不够严谨，说穿了，就是缺少书卷气，没有学究味儿。他们担心，一部作品让读者读起来容易，不费脑子，那么，这部作品就没能表达出真理来。照他们的说法，只有写得晦涩难懂，让人摸不着头脑，那作品才是思想深刻的。你们这些身上或长着整针或披着鞘翅的朋友，你们全都过来吧，来替我辩白，替我做证。请你们站出来说一说，我与你们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我是多么耐心细致地观察你们，多么认真严肃地记录下你们的活动。我相信，你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他写的东西没有丝毫言之无物的套话，没有丝毫不懂装懂、不求甚解的胡诌瞎扯，有的只是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的观察到的真情实况，既未胡乱添加，也未挂一漏万。”今后，但凡有人问到你们，请你们就这么回答他们吧。

另外，我亲爱的昆虫朋友，如果因为我对你们的描述没能让人生厌，因而说服不了那帮嗓门儿很大的人，那么我会挺身而出，郑重地告诉他们：“你们对待昆虫是开膛破肚，而我是让它们活蹦乱跳地生活着，对它们进行观察研究；你们把它们变成了又可怕又可恨的东西，而我是让人们更加喜爱它们；你们是在酷刑室和碎尸间里干活儿，而我是在蔚蓝色的天空下，一边听着蝉欢快地鸣唱，一边仔细地观察着；你们使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是在它们的各种本能得以充分表现时探究它们；你们探索的是死，而我探究的则是生。因此，我完全有资格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把清泉搅浑了，原本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好的专业——博物史，因越分越细，相互隔绝，互不关联，竟至成了一种令人心生厌恶、不愿涉猎的东西。诚然，我是在为学者们而写，是在为将来有一天或多或少地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做点儿贡献的哲学家们而写，但是，我也是在，尤其是在为青年人而写，我真切地希望他们能热爱这门被你们弄得让人恶心的博物史专业。这就是我竭力坚持真实第一，一丝不苟，绝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的缘故。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说实在的，好像是从休伦人^①所使用的土语中借来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然而，此时此刻，我并不想做这些事。我想说的是我长期以来一直魂牵梦萦着的那块计划之中的土地，我一心想着把它变成一座活的昆虫实验室。这块地，我终于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子里寻觅到了。这块地被当地人称为“阿尔玛”，意为“一块除了百里香恣意生长，几乎没有其他植物的荒芜之地”。这块地极其贫瘠，满地乱石，即使辛勤耕耘，也难见成效。春季来

① 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印第安人中的一支。



临，偶尔带来点儿雨水，乱石堆中也会长出一点儿草来，随即引来羊群的光顾。不过，我的阿尔玛，由于乱石之间仍夹杂着一点儿红土，所以还是长过一些作物的，据说，从前那儿就长着一些葡萄。的确，为了种上几棵树，我就在地上挖来刨去，偶尔会挖到一些因时间太久而已部分炭化的实属珍稀的乔木的根茎。于是，我用唯一可以刨得动这种荒地的农用三齿长柄叉又刨又挖。然而，我每每都会感到十分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没有了，百里香、薰衣草也没有了，一簇簇的胭脂虫栎也见不着了。这种矮小的胭脂虫栎本可以长成一片矮树林，它们确实长不高，只要稍微抬高腿，就可以从它们上面迈过去。这些植物，尤其是百里香和薰衣草，能够为膜翅目昆虫提供它们所需采集的东西，所以对我十分有用，我不得不把我的农用三齿长柄叉偶尔刨出来的东西又栽了回去。

在这儿大量存在着而又无须我去亲手侍弄的，是那些最初随着风吹的土粒而来，而后又长年积存繁衍下来的植物。这儿的植物最主要的是犬齿草，那是一种十分讨厌的禾本科植物，三年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都没能让它们灭绝，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矢车菊，全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浑身长满了刺，其中又可分为两至生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苦涩矢车菊，而尤以两至生矢车菊数量最多。各种各样的矢车菊相互交织，彼此纠缠，乱糟糟地簇拥在一起，其中可见一种菊科植物形同枝形大烛台似的支棱着，凶相毕露，被称为西班牙刺柊，其枝杈末梢长着很大的橘红色花朵，如同火焰一般，而其刺茎硬如铁钉。长得比西班牙刺柊要高的是伊利里亚大翅蓟，它的茎孤零零地“独立寒秋”，笔直硬挺，高达一两米，枝头长着一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身上所佩带的利器与西班牙刺柊相比毫不逊色。也别忘了，还有刺茎菊科植物。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恶蓟，浑身带刺，致使采集者无从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阔叶，叶片顶部长着梭镖状的硬尖；最后是越长颜色越黑的染黑蓟，这种植物缩成一团，状如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这些蓟类植物之间的空地上，爬着荆棘的新枝丫，结着淡蓝色的果实，枝条长长的，

像带刺的绳子。如果想要在这杂乱的荆棘丛中观察膜翅目昆虫采蜜，就得穿上半高筒长靴，否则腿肚子就会被划得满是血丝，又痒又疼。当土壤还存有春雨所能给予的水分，墒情尚可时，角锥般的刺柅和大翅蓟细长的新枝丫便会从这块由两至生矢车菊的黄色头状花序铺就的“地毯”上生长出来。这时候，在这样荒凉贫瘠的艰苦环境下，这种极具顽强生命力的荆棘必定会展现出它们的某种娇媚之姿。四下里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棒般的金字塔，伊利里亚大翅蓟投出它那笔直的“标枪”来。但是，等到干旱的夏日来临时，这儿呈现的是一片枯枝败叶的景象，划根火柴，就会点着整块土地。这就是我意欲从此永远与我的昆虫亲密无间地生活的美丽迷人的伊甸园；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一开始拥有这片园子时，它就是这样一座荒石园。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努力、顽强奋斗，我最终获得了这块宝地。

我称它为美丽迷人的伊甸园，还是恰如其分的。这块没人看得上的荒地，可能没一个人会往上面撒一把萝卜籽儿，但是，对于膜翅目昆虫来说，它可是个天堂。荒地上那茁壮成长的刺蓟类植物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膜翅目昆虫全都吸引过来。我以前在野外捕捉昆虫时，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地方像荒石园这样聚集着如此多的昆虫，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膜翅目昆虫全都聚集到这里了。它们当中，有专以捕食活物为生的“捕猎者”，有用湿土造房的“筑窝者”，有梳理绒絮的“整理工”，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材料备用的“备料工”，有以碎纸片建造纸板屋的“建筑师”，有搅拌泥土的“泥瓦工”，有为木头钻眼的“木工”，有在地下挖掘坑道的“矿工”，有加工羊肠薄膜的“技工”……还有不少做其他什么活儿的，我也记不清了。

这是个干什么的呀？原来是一只黄斑蜂。它在两至生矢车菊那蛛网状的茎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来，然后得意扬扬地把这个小绒球衔在大颚间，带到地下，制造一个棉絮袋子来装它的蜜和卵。那些你争我夺、互不相让的家伙是干什么的呀？那是一些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有一个花粉刷，刷子颜色各异，有的呈黑色，有的呈白色，有的则是火红火红的。它们还要飞离蓟类植物丛，跑到附近的灌木丛中，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一



些椭圆形的小叶片，把它们组装成容器，来装它们的收获物——花粉。你再看，那些一身黑绒衣服的都是干什么的呀？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卵石。在荒石园中的石头上，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它们建造起来的房屋。那些突然飞起，左冲右突，大声嗡嗡的，是干什么的呀？它们是砂泥蜂，它们把家安在破旧墙壁和附近向阳物体的斜面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壁蜂。有的在蜗牛空壳的螺旋壁上建造自己的窝；有的在忙着啄一段荆条，吸去其汁液，以便为自己的幼虫做成一个圆柱形的房屋，而且，房屋中用隔板隔成一层一层的，俨然一幢楼房；有的还在设法将一根折断的芦苇的那种天然通道派上用场；还有的干脆乐享其成，免费使用高墙石蜂空闲着的走廊。让我们再来看看：那是大头蜂和长须蜂，其雄蜂都长着高高翘起的长触角；那是毛斑蜂，它的后爪上长着一个粗大的毛钳，是它的采蜜器官；那些是种类繁多的土蜂；此外，还有一些隧蜂，腰腹纤细。我就先这么简要地提一提，不一一赘述，否则我得把采花蜜的昆虫全都记录下来。我曾经把我新发现的昆虫呈送给波尔多^①的昆虫学家佩雷教授。他问我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捕捉方法，怎么会捕捉到这么多既稀罕又全新的昆虫品种。我并不是什么捕捉昆虫的专家学者，更不是一心一意地在寻找昆虫、捕捉昆虫、制作标本的专家学者，我只是对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颇感兴趣的昆虫学爱好者。我所有的昆虫都是我在长着茂密的蓟类植物和矢车菊的草地上捉到的，并得到喂养的。

真是机缘巧合，与这个采集花蜜的大家庭在一起的还有一群群捕食采蜜者的猎食者。“泥瓦匠”们在我的荒石园中垒造园子围墙时，遗留下不少沙子和石头，这儿那儿随意堆放着。由于工程进度缓慢，拖了又拖，这些一开始就运到荒石园里的建筑材料便被这么遗弃着。渐渐地，石蜂们选中石头之间的空隙过夜，一堆堆地挤在一起。粗壮的斑纹蜂遇到袭击时，会迎面扑来，不管侵袭者是人还是狗；它们往往选择洞穴较深的地方过夜，

^① 法国西南部的一座中心城市。

以防金龟子的侵袭。白袍黑翅的鹑鸽，宛如身着多明我会^①服装的修士，栖息在最高的石头上，唱着并不动听的小曲短调。离鹑鸽所栖息的石头不远，必定有它的窝，大概就在某个石头堆中，窝内藏着它那些天蓝色的卵。不一会儿，这位“多明我会修士”便消失在石头堆中，不见了踪影。我对这种鹑鸽颇为怀念，却并不因那长耳斑纹蜂的消失而感到遗憾。

沙堆是另一类昆虫的幽居之所。泥蜂在那儿清扫门庭，用后腿把细沙往后蹬踢，形成一道道抛物线；朗格多克飞蝗泥蜂用触角把无翅螽斯咬住，拖入洞中；大唇泥蜂正在把它的储备食物——叶蝉藏入窖中。让我心疼不已的是，最终“泥瓦匠”把那儿的猎手全都撵走了，不过，一旦有一天我想让它们回来的话，我只需再堆起一些沙堆，它们就会很快归来。

居无定所的各种砂泥蜂倒是没有消失。我在春季可以看见某些品种的砂泥蜂，在秋季又可看见另一些品种的砂泥蜂，它们在荒石园的小径和草地上飞来飞去，寻找毛虫。各种蛛蜂也留在了园中，它们拍打着翅膀，警惕地飞行着，朝着隐蔽的角落，去捕捉蜘蛛。个头儿大的蛛蜂则窥伺着狼蛛^②，而狼蛛的洞穴在荒石园中有的。这种蜘蛛的洞穴呈竖井状，井口由禾本科植物的茎秆内纵横交错的蛛丝做成的护栏保护着。往洞穴底部看去，大多数的狼蛛个头儿很大，眼睛闪闪发亮，让人看了直起鸡皮疙瘩。对于蛛蜂来说，捕捉这种猎物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啊！好吧，让我们观观战。在盛夏午后的酷热之中，蚂蚁大队爬出了“兵营”，排成一个长蛇阵，到远处去捕捉奴隶。让我们不妨忙里偷闲，随着这蚂蚁大军前行，看看它们是如何围捕猎物的吧。那儿，在一堆已经变成腐殖质的杂草周围，只见一群长约一法寸^③半的土蜂正没精打采、懒洋洋地飞舞着，它们被金龟子、蛀犀金龟子和金匠花金龟子的幼虫吸引住了——那可是它们丰盛的美餐啊，所以便一头钻进那堆杂草中。

① 多明我会，又称传道兄弟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主要派别之一。会士戴黑色风帽，称“黑衣修士”。

② 狼蛛，又称纳博讷蛛。纳博讷是法国南部海岸的一座城市。后文将会对这种蛛做详细介绍。

③ 法寸，法国长度单位，1法寸约为27.07毫米。



值得观察研究的对象简直太多太多了，这里提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已！这座荒石园，人去楼空，房屋闲置，地也撂荒了。这座没有人住的荒石园，成了动物的天堂，在这儿没有人会伤害它们，它们也就占据了这儿的各个角落。黄莺在丁香树丛中筑巢搭窝；翠鸟在那繁茂的柏树枝叶间落户安家；麻雀把碎布头和稻草麦秆衔到屋瓦下；南方的金丝雀在它们建在梧桐树梢的没有半个黄杏大的小安乐窝里鸣叫；红角鸮习惯了这儿的环境，晚间飞来唱它那单调的歌曲，声似笛音；被人称为雅典娜鸟的猫头鹰也飞临此地，发出刺耳的咕咕声。这座废弃的屋子前有一个大池塘。向村子里输送泉水的渡槽，顺带着也把清清的流水送到这个大池塘里。在动物发情的季节里，两栖动物便从方圆一公里处往池塘边爬来。灯芯草蟾蜍——有的个头儿大如盘子——背上披着窄小细长的黄绶带，在池塘里幽会、沐浴。日暮黄昏时，“助产士”雄蟾蜍的后腿上挂着一串胡椒粒似的雌蟾蜍的卵。这位宽厚、满怀温情的父亲带着它珍贵的卵袋从远方蹦跳而来，要把这卵袋没入池塘中，然后它躲到一块石板下面，发出铃铛般的声响。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间，在此时此刻不想哇哇乱叫，而是以优美动人的姿势跳水嬉戏。5月里，夜幕降临之后，这个大池塘就变成了一个大乐池，各种鸣声交织，震耳欲聋，以至于你若是在吃饭，就甭想在饭桌上交谈，即使躺在床上，也难以成眠。为了让园内保持安静，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不然怎么办？想睡而又被吵得无法入睡的人，心当然会变硬的。

膜翅目昆虫简直无法无天，竟然也把我的隐居之所侵占了。白边飞蝗泥蜂在我家门槛前的瓦砾堆里做窝。为了踏进家门，我不得不加倍小心，否则，一不留神就会把它的窝踩坏，正在忙活的“矿工们”将会遭受灭顶之灾。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没有看到过这种捕捉蝗虫的高手了。记得第一次看见它时，我走了好几里地才找到它；其后，每次去寻访它，都是顶着8月火热的骄阳前去，忍受着艰难的长途跋涉。可是，今天我在自家门前见到了它们，它们竟然成了我的好邻居。有几扇窗户总是关着，其窗框为长腹蜂提供了温度适宜的套房，它那泥筑的蜂巢建在用规整石材砌成的